

叶名琛被俘日期考辨

胡世芸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侵略者俘去，这在当时不能不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此尚在侵略者拘禁中的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等随即将广州城失陷、叶名琛被俘事联衔驰奏清政府。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则不仅在叶名琛被俘的当天就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报告了这件事情，并且在日记中也作了记载。另有当时的南海县知县华廷杰也曾据其亲经目睹写成《触藩始末》一书，对叶名琛被俘的经过叙述颇详。除此以外，有关这一重大事件的著述还有不少。但所有这些中西史籍对叶名琛被俘的日期却说法不一，有必要根据中外当事者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互相对照，把这一日期考订准确。

近读《中国近代史新编》，书中写道：“1858年1月6日叶名琛被俘。”作者对这个日期在注释中作了如下的说明：“叶名琛被俘时间，有说1月4日（见马士、宓亨利著，姚曾廙等译：《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上册，第183页），有说1月5日（见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1页；方诗铭：《第二次鸦片战争史话》，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43页）。据薛福成著《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说：‘己亥（阴历咸丰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阳历1858年1月6日——编者），突劫将

军巡抚都统至观音山，诡云会议公事，搜旋至八角亭，拥叶相至大轿中，……薄暮，舁入舢板小舟，携上火轮船’。又据李凤翎《洋务续记》说：‘（十一月）二十二日（阳历1月6日——编者），夷酋出队，……突入八角亭，将叶督抬至观音山。酉刻，扛上火轮船。’（以上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第232、226页）应以1月6日为是。”^①笔者以为：叶名琛被俘的日期应该是1月5日（咸丰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近代史新编》以薛福成著《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与李凤翎所撰《洋务续记》为主要根据，将叶名琛被俘的日期写作1月6日，似值得商榷。

首先，在中文资料中，涉及叶名琛被俘日期的档案共两份，其一即上述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等会衔发出的。奏折中写道：“忽于二十一日，该夷突至奴才双禧衙门，将督臣拉赴夷船。……又将奴才穆克德讷、奴才柏贵，请至观音山。”^②其二乃湖南巡抚骆秉章所上的奏折。他向清政府报告说：“外间纷传两广督臣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已赴夷船未归，广州将军、都统、抚臣曾为夷人邀往观音山”。^③两份奏折中关于叶名琛被俘的日期虽不相同，但穆克德讷是当事者，且与叶名琛同日被俘，尽管他们在奏折中把自己被侵略者劫持说成是请至观音山，然事情发生的日期应不会有误。而骆秉章系据外间纷传，

当不足为据。所以清政府在答骆秉章折时，仍按穆克德讷的奏报指出：“二十一日，突至副都统双禧署中，将叶名琛拉赴夷船。”^④又据《触藩始末》载：“（十一月）二十一日，敌人分数队下山，分至粤华书院及抚宪、将军、左都统、南海县、番禺县各署，彼专心寻叶相，其时汉奸尚少，不知实情，故分数处寻觅。初至将军署，强将军同至抚署，柏抚宪出与相见，即挟令同往观音山。……敌人初至都统署，叶相住第五院，左都统双龄住第三院，先挟双都统出署而去，并不知叶相在内，叶相家丁有劝令他避着，叶相坚不肯避。转瞬敌人复至，掘之而去，……初上观音山，至傍晚，……送上火轮船。”^⑤《触藩始末》的作者华廷杰，于咸丰六年至八年任南海县知县，自六年广州战事起至翌年城陷、叶名琛被俘，他正在任上，所以不仅亲历这段过程，且因职务关系，与叶名琛接触频繁，也曾参与了当时的对英交涉，故深悉内情，记述详细，虽局限于个人耳闻目睹，书中间或也有不尽确切处，但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

其次，在外文档案和私人著述中，《英国议会文书》有英使额尔金于叶名琛被俘的当天，即1月5日致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的函件，信中提到这一天军事当局俘获了叶名琛后，把他拘押在一艘巡洋舰上，同日柏贵与穆克德讷等也被监禁。^⑥额尔金还在1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天是伟大的一天，我认为将领们采取了非常策略的步骤，并获得异常圆满的效果。他们在清晨很早的时刻就派出各队士兵从不同的地点进入城内，成功地俘获了叶名琛、该省巡抚和满洲将军等等。”^⑦至于马士、宓亨利所撰《远东国际关系史》与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1月4日之说，^⑧显为讹误。因为马士此说的资料来源之一是奥利芬特的《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及日本纪实》，而奥利芬特的书中对叶名琛被俘是这样叙述的：在1月5日，作

了逮捕钦差大臣（即叶名琛）的决定，清晨七点半，有三支英国分遣队和一支法国分遣队从不同地点进入这个城市。他们来到满洲将军的衙门，俘获了这里的高级将领，接着柏贵也作了俘虏，而后在巴夏礼的引导下，凯大尉俘获了叶名琛。^⑨此外，《巴夏礼在中国》一书，对叶名琛被俘的记载也是1月5日。^⑩

上述中外档案材料及当事人的日记与著述，为我们考辨叶名琛被俘的确切日期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将这些中西史籍上的有关记载互相对照，所述叶名琛被俘的日期不谋而合，故1月5日之说应属可信。由于史料确凿，不少史学者皆以叶名琛被俘日期为1858年1月5日写入自己的著作。^⑪

至于《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的作者薛福成，因出生较晚，文中所述均非第一手资料。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曾提到他写此文“乃集十数种书，大加考订删次，并参核江上塞叟所著《中西纪事》，复附益以余平日所素闻于粤人者，稍加论断以垂鉴戒”^⑫。历来各书征引此文者颇多，然综观全文，仍不免“月日尚有未审，事迹尚有未确者”。除叶名琛被俘日期与事实不符外，尚有其它失误之处。例如文中述及：“（六年十一月）辛未夜（即1856年12月14日），西关外洋楼大火，……次日，始延及英馆，凡昔十三行皆烬焉，丧失货财无算。英兵亦携火具，焚缘濠居民数千家以报之，遂悉众登舟”^⑬。这里述及缘濠居民数千家被焚是紧接着西关外洋楼大火后，发生在1856年12月15日。然据当事者英国海军司令西马廉各厘在1857年1月14日致英国海军大臣的报告中所述，他系于1月12日（即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下令焚毁商馆上下沿河地段的民房，而后退据凤凰山炮台。^⑭又叶名琛在咸丰七年十月初九日致美国公使列卫廉的照会中也曾提到上年十二月十七日英军放火沿烧西关一带房屋事。^⑮可见薛福成所述西关民房被焚在十一月是不正

确的。又如文中有“(七年)十月,戊申朔(即阳历11月16日),忽有英法两国小火轮船入粤河,竖白旗,示无战意,递照会”。^⑩而按叶名琛当时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说,英法火轮船挂白旗驶至省河递照会是在十月二十七日(即阳历12月12日)。^⑪额尔金在日记中也记载着他准备在12日发给叶名琛照会。^⑫再据斯坦利的《巴夏礼在中国》、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及德巴赞古的《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等书均作12月12日,^⑬足证“十月,戊申朔”之说也误。再如文中对英法联盟的结成竟谓:“额尔金淹留香港,适法美两国兵船至香港汲淡水,将赴日本,乃讽之同攻广东,谓得志中国,则日本不战自服,遂与联盟”。又称:“英又兼供二国一月兵饷。”^⑭诸如此类,文中讹舛之处尚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又《洋务续记》的作者李凤翎,虽于咸丰十年奉调回粤勦办夷务,离此事不远,但是他撰著此文乃“查探报所纪,复质诸乡先生,询悉丁巳(咸丰七年)冬月夷入省城各实在情事,录存成帙。”^⑮因此所载也不是第一手资料,讹误自所难免,仅举一二例即可说明。如文中载有“咸丰六年九月,叶督听武弁吓诈不遂之言,欲斩陈江、何瑞二人。夷谓:‘此二人系伊贸易经纪,即使先年曾入匪会,亦不过偶被胁从,图保身家。’具领保释。叶名琛坚持不准,夷忿甚,听降贼怂恿,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开仗攻城。”^⑯这里没有提到众所周知的“亚罗号”划艇事件为英军挑起衅端的藉口,而且英军发起进攻的日期是在十月二十五日(即阳历10月23日),据中外当事者的记载,九月二十八日是星期日,英军在这一天没有进行攻击。^⑰又如文中提到:“咸丰八年,正月十三日,夷人解叶名琛往伊属国孟加腊,……初到犹作七律诗以书怀,不旬日,得病痢,寻卒。”^⑱而按中西史籍上有关记载相考释,叶名琛被送往印度孟加拉的日期是在正月初九日(即阳历2

月22日),直到一年多之后,即1859年4月才病死在那里。^⑲

笔者并不否定薛福成与李凤翎的撰著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它们既非第一手资料,传闻失实之处难免,所以须与其它有关中西史籍上的记载作一番参证考校,然后加以引用,看来是必要的。

〔注〕

① 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编》上册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31年版)。

②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七,第622、633、634页(中华书局版)。

⑤ 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中,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184页。

⑥ 科斯坦:《英国和中国(1833—1890)》第239页。

⑦ 沃尔龙德:《额尔金伯爵书信和日记选辑》第217页。

⑧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595页。

⑨ 奥利芬特:《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及日本纪实》卷一,第140—141页。

⑩ 斯坦利:《巴夏礼在中国》第199—170页。

⑪ 以叶名琛被俘日期为一月五日之说的除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方诗铭:《第二次鸦片战争史话》外,尚有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5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三)第479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清季,第一册,第298页,等。

⑫⑬⑭⑮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34、229、230、231页。

⑯ 邦纳——史密斯与伦拜编辑:《英国海军部档案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1860)的文件》第199页。

⑰ 《四国新档》美国档六三,第119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⑱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七,第912页,(中华书局版)。

⑲ 沃尔龙德:《额尔金伯爵书信和日记选辑》第209页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六册,第115页。

⑳ 斯坦利:《巴夏礼在中国》;第197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590页;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第一卷,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六册,第121页。

㉑㉒㉓ 李凤翎:《洋务续记》,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22、223、226页。

㉔ 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上,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166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482页。

㉕ 华廷杰:《触藩始末》卷中,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184—18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567页。